

伊斯蘭恐懼症

Catherine Delcroix

新伊斯蘭民粹主義

Vedi R. Hadiz

誰該為全球氣候變遷協 商停滯不前負起責任?

Herbert Docena

辯論:不平等世界 中的社會學

Piotr Sztompka, Tina Uys, Nikita Pokrovsky, Fernanda Beigel, Helga Nowotny

> 全球勞動如何可能?

> 伊斯蘭的草根公民社會

> 車臣: 和平何時才會到來?

> LASA: 關鍵官言

> ESA: 騷亂社會中的社會學

> ISRB: 歡送Devorah, 歡迎Mohammed



第二卷 / 第二期/ 2011.11



> 主編的話

會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去挑戰 既有的刻板印象和政治扭曲,特別是現今那些對於伊斯蘭世界的不實 描述。因此,這期的全球對話收錄了 Catherine Delcroix對於歐洲的伊斯蘭恐 懼症之分析;Vedi Hadi也檢視了伊斯 蘭新民粹主意如何在市場意識形態背 後動員了印尼和埃及的群眾,以及土 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的興起模式。

Herbert Docena指出了市場和道德如何形塑了氣候變遷的談判過程、北方如何逃避自己的責任、以及南方怎麼拒絕為這一切後果買單。在這裡,市場以中立的仲裁者之姿進入,然而其破壞性卻是昭然若揭。因此,RobLambert論證如何透過奠基在南方全球勞工團結主義去和新自由主義抗衡;Devorah Kalekin也紀錄了去年夏天以色列的反緊縮社會運動。

市場基本教義派是以下兩場演講的 重點:歐洲社會學會和拉美社會學會 。他們不約而同地討論在不平等世界 中社會學所應該扮演的角色,這也是 2014年在橫濱的世界大會的主題。Piotr Sztompka則提出反對的觀點,也帶 出了其他4篇的回應文章。這樣的辯 論或許不是新鮮事,不過在全球不平 等的脈絡下重新展現了其重要性。

這期的人權專欄討論了俄國在車臣實施的恐怖政治。而歷史專欄則感謝國際社會學會書評的主編Devorah Kalekin過去6年來的貢獻。最後,我們要歡迎從波蘭Warsaw來的新編輯團隊,我們至今總共以12種語言發行。而從Bogotá來的團隊則接手西班牙文的翻譯工作。

全球對話可以在Facebook和ISA網站上閱讀得到。任何意見與批評請寄給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伊斯蘭	
論伊斯蘭恐懼症:出走、發聲、忠誠	
by Catherine Delcroix, France	3
新伊斯蘭民粹主義	
by Vedi R. Hadiz, Australia	6
by vour ke municipality	0
> 抗爭	
誰要負責?氣候變遷協商的風暴時刻	
by Herbert Docena, Philippines	8
全球勞動如何可能	
by Robert Lambert, Australia	10
自我探索:以色列的草根公民社會	
by Devorah Kalekin-Fishman, Israel	12
、総分。 不定於瓜田島江春樹	
> 辯論:不平等世界的社會學	
社會學在這個不平等的世界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by Piotr Sztompka, Poland	14
卓越與平衡:讓社會學變得更有意義	
by Tina Uys, South Africa	16
「病人拒絕就醫」或是「為社會學辯護」?	
by Nikita Pokrovsky, Russia	18
學術依賴體系	
by Fernanda Beigel, Argentina	19
不平等世界中的社會學	
by Helga Nowotny, Austria	21
型型	
by Alice Szczepanikova, Germany	າາ
拉美社會學大會:關鍵官言	23
似夫肛胃学入胃・關鍵且目 by Raquel Sosa El zaga, Mexico	25
	25
騒動年代的社會學:	
歐洲社會學會演講	27
by An lia Torres, Portugal	27
歡送Devorah,歡迎Mohammed	20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ennifer Platt, Fngland	29

>編輯委員

主編: Michael Burawoy. - 執行編輯: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倫、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慶春、Elena Zdravomyslova-區域編輯 阿拉伯: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Colombia: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Zeinab Nesar, Fatemeh Khorasani,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Tara Asgari Laleh. 日本: 芝 真里、塩合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波蘭: Miko aj Mierzejewski, Anna Piekutowska, Karolina Miko ajewska, Jakub Rozenbaum, Tomasz Pi tek, Micha Che mi ski.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oforova, Asja Voronkova. 西班牙: Gisela Redondo. 台灣: 何經懋. - 媒體顧問: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論伊斯蘭恐懼症:

出走

發聲

忠誠

by Catherine Delcroix,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法國



街頭藝術:戴著頭巾的法國女性

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已經出現在歐洲一段時間了。我最近現在歐洲一段時間了。我最近不多加一個由歐洲一個由歐洲一個由歐洲一個由歐洲的社會學家所組成的公中是與是一位歐盟之一,與是一個人,與對於歐洲的基督教認與一個人,與對於歐洲的基督教認。其是一個人,與對於歐洲的基督教認。因此,與對於歐洲的基督教認。

有可能在歐洲長久住下來,成歐洲的一份子。」 們多數人聽到後都驚到後都驚到 可思義!當有人問他說 可思義!當有人問他說 關心少數族群的立場是 屬心少數族群的立場 三 「維護歐盟的秩序始終 對 數族群權利, 甚至 數族群權利, 甚至 數族群之上。」

伊斯蘭恐懼症由來已久 。在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 亞,這是被用來剝奪當地 人民公民身份的理由。décret Crémieux (1870)中指出,阿爾及利亞人可以成為法國人的條件在於他們要徹底放棄伊斯蘭信仰。當然,很少人這麼做。下場就是喪失公民權利與自由,任殖民者宰制。

獨立戰爭則改變了北非的遊戲規則。像是在英國的印度人、孟加拉人、巴基斯坦人,荷蘭和比利時的印尼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法國的阿爾及利

面對如此的伊斯蘭恐 懼症和種族主義,在歐洲 的伊斯蘭族群又如何回 應?這問題不好回答,我 想唯有這問題不好回答, 我想唯有透過田野的方式 才有可能。這20年來我深 度訪問了伊斯蘭的移民家 庭,特別把問題鎖定在從 Maghreb來的工人階級家 庭如何教育他們的小孩面 對歧視。方法上我採取家 庭史的重構立場,去訪問 家庭成員(包括父母與小孩)的生命史。另外我也在法 國其他城市做了類似的研 究。

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個研 究架構可以提供我們認識 被歧視者如何去回應歧視 。這裡包括了1920年代的 猶太人如何面對反猶主義 ,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族群 。為了這個目標,我採取 了Albert Hirschman的著名 概念:出走、發聲、忠誠 。 Albert Hirschman 是一位 經濟學家,主要關心人們 在面對國家官僚時的回應 行動,例如像是面對沒效 率的國營鐵路。他認為, 所有的行動都可以被這三 種類型所涵蓋:出走、發 聲、忠誠。人們可能會繼 續搭鐵路(忠誠),或是抗 議(發聲),或是買車(出走)。

> 出走

讓我們先從出走開始討 論起。在法國,有越來越 多的失業青年到Montreal 去找工作機會。加拿大也 始終接受有技術的移民。 許多人有著類似的頓悟: 「在法國我始終找不到工 作,因為我的名字一看就 知道是摩洛哥人。可是在 加拿大,我被當成是法國 人,然後就問我的技術! 這有多麼令人興奮,也是 我夢寐以求的! 在法國, 不管我有多麼努力,到頭 來還是被問到你從哪裡來 , 你是什麼人, 你信什麼 教。╷

所以逃離這個種族主義不失為一種解決辦移。這些年輕法國人最終移民。 過州或是阿拉柏國家。會經 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那 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那 是所有也比較不式。 是人開心主義會推毀一個人信 為種數是那些本來, 為種數是那些本來, 為孤立或是內向的人。 最 後他們可能染上毒品或是 自殺。這也是另一種「出 走」。

> 發聲

讓我以穆斯林頭巾為例。試想,為什麼法國的穆斯林要帶頭斤呢?是屈從於基本教義派的壓力嗎? 許多訪問會發現,事實很 出人意料,因為年輕的女孩帶頭斤是自願的,並且和父母的要求其實背道而 馳。起初很多人不相信, 但後來發現這的確是事實 。這些女孩也說這麼做一 點也不會讓他們自己覺得 不是法國人。

Houria Boutelja認為這對穆斯林女性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誘惑:一種自由的誘惑。她們帶頭斤其實是一種沈默的發聲:「不會背叛自己的家庭和社群,你們已經歧視他們很久了,一開始是移工,後來是穆斯林。我們會永遠站在他們那邊!」

> 忠誠

那麼,忠誠又代表什麼意思呢?其實要對一個排擠自己的社會表達出忠誠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可是這個態度對於第一代的移民來說卻是相當常見的。所以一項由Claudine Attias-Donfut所做的全國性調查發現,有90%的人認為法國就是自己的家。

這是問題的核心。我相

信社會學家有能力藉由傑 出的方法,收集個案、呈 獻行動者的生命史,去改 變歐洲主流的價值觀,讓 穆斯林不再成為大眾的代 罪羔羊,也讓他們更屬於 我們。

References

Anthias, F. (2002) "Thinking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national Positionality," www.imstr.dcu.ie [4:1].

Attias-Donfut, C. (2006) L'enracinement. Enquête sur le vieillissement des immigrés en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Boutelja, H. (2006) "On vous a tant aimé-es." Entretien réalisé par Christelle Hamel et Christine Delphy. 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 25(1).

Delcroix, C. (2009) "Muslim Families in France: Creative Parenting,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Oral History 37(2).

Hirschman, A. (1972)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新伊斯蘭 民粹主義

by Vedi R. Hadiz, Murdoch University, 澳洲



Recep Tayyip Erdogan:土耳其總理, 為伊斯蘭和新自由主義訴諸群眾支持

■■們在最近的阿拉伯 ★世界之社運事件中 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傳統 的伊斯蘭反對運動並不是 這一系列運動中的主角。 這很有趣,因為自從冷戰 以來左派在伊斯蘭世界銷 聲匿跡之後,伊斯蘭組織 就成為反對威權政府主要 資源,在北非和中東特別 是如此。例如,在埃及或 是突尼西亞, An Nahda和 Muslim Brotherhood兩個網 織在後威權時代裡表現得 很好,這無疑地就是對西 方媒體向來誇張的恐懼伊 斯蘭言論提出警語。

更進一步,我們會發

現伊斯蘭的政治已經轉變 為一種所謂的新伊斯蘭民 粹主義。若是傳統的政治 型式是優先以都市小資產 階級、製造商、或是農村 菁英的利益為考量的話, 那麼,新伊斯蘭主義則 是由多個不同的部分所構 成的:被邊緣話的資產階 級、有企圖心且受過良好 教育但卻仍然位於社會低 階層的都市中產階級、以 及人口暴增的都市貧窮族 群(例如在Cairo, Istanbul, Jarkata)。這些人努力追求 好的教育機會、工作、以 及更好的生活。在這個脈 絡下, unmah 一詞取代了

people (人民)。這個字有兩個層次的意思,第一它是一種美德的代表;第二它包含了所有那些被邊緣化的族群。

上述的轉變對於伊斯蘭組織(像是Muslim Brotherhood,雖然在國際間並非鐵板一塊,但是在埃及它還是相當有勢力)的影響相當深遠。事實上,新伊斯蘭民粹主義的例子早在2002年土耳其的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身上就可以看到。埃及的Egyptian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都是Muslim

Brotherhood的新政治代表組織。即使在南亞,印度的Indonesia's Justice and Prosperity Party (PKS) 也是很成功的伊斯蘭政黨,他們已經從AKP那邊學到很多成功的經驗,因為AKP第三次在普選中勝出,讓主流大眾心服口服。除出,讓主流大眾心服口服。除了擁抱民主之外,AKP也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和傳統伊斯蘭主義做出期顯的區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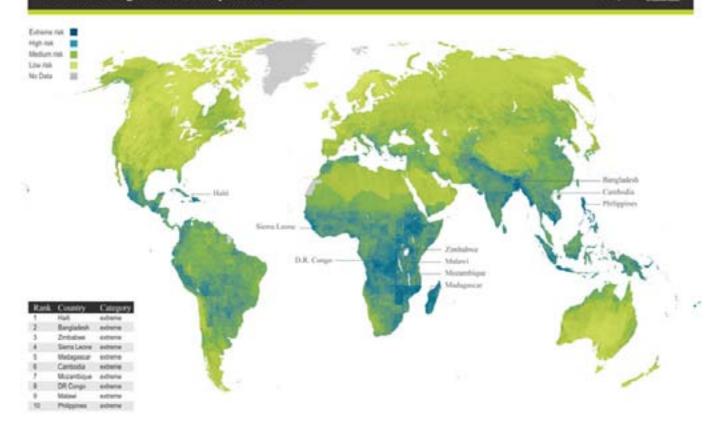
AKP的成功並不能被視為是民主參與度提升所導致。很重要的一點是unmah所追求的社會、經濟位置的目標不一定要是伊斯蘭政府或是由伊斯蘭教所統治的國家。目標可以是unmah或是相關的政黨組織重回社會經濟的主流位置。

儘管那些都市貧窮族 群的草根支持和領導都是 來自於那些有野心的都市 中產階級,AKP得以成功 的最重要因素是Anatolian 資產階級。這些人主要是 伊斯蘭商人,長期以來被 Kemalist世俗官僚和政治 所排除在外,因為Kemalist是支持Istanbul的大資產 階級。很重要的是,以鄉 村為基礎的Anatolian資產 階級正在快速茁壯之中, 目自從十耳其從80年代起 就轉變為出口導向的全球 **化市場國家後**,這一現象 特別明顯。然而在土耳其 ,憲法仍不允許挑戰國家 的力量出現,所以即使 AKP已經擁有很多的支持 者和龐大的網絡,他們仍 不可以公開地被視為是伊 斯蘭政黨。不過這些似乎 並不成為AKP成功的阻礙 ,因為他們已經一步步 取得政治權力,並提升 unmah的地位。在這個意 義下的unmah意味著他們 比起世俗的菁英更處於經 濟、政治、文化上的劣勢 地位。

但是在埃及,由於情勢變化多端,我們很難斷言 Muslim Brotherhood一定會成功。事實上他們的重要性已經不高了,所以在埃 及革命時他們並非主角。 不過這也可能是因為Muslim Brotherhood在Hasan Al Banna或Sayyid Qutb時代就有所不同了。在這裡,重要的是那些年輕中產階級、都市窮人、以及散落的左翼或自由派組織所匯聚而成的力量。此外,Muslim Brotherhood主里,但後來被Mubarak放逐。總之民主為一項可以掌握Mubarak親信的工具,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至高點。

然而,新伊斯蘭主義也並非總是成功的。若在印尼的代表是PKS,那很顯然地他們的政治勢力還是然地他們的政治勢力還是微不足道。這很耐人尋問人對於不足道。這是因為上於一個人類的支持。這是因為自己的華人勢力仍位居主導地位。

不論成功與否,新伊斯 蘭主義的興起帶給我們一 項啟示:他挑戰了我們一 直以來對於伊斯蘭政治的 刻板印象。



氣候變遷的脆弱性:淺綠色代表最不脆弱的地區;深藍色代表最脆弱。北方國家排放了最多的二氧化碳,但卻受 害最少;南方國家排放得少,但卻受害最嚴重。Courtesy of Maplecroft

> 誰要負責? 氣候變遷協商的風暴時刻

by Herbert Docena,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Philippin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年12月,上千位的官員 、運動者、說客、以多 幾位大明星將會到Durban參 加第1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 議(UNFCCC)。明年6月,Rio 又會舉辦UNFCCC和其他環 境協議第20年的會議。20年 過去了,許多複雜、恐這 是最重要的多邊協高。迄 是最重要的多邊協高。 是最重要的多邊協高。 不過我們該問的是: 經濟 行麼目標?

當我正在寫這篇文張的時候,在菲律賓的Bulacan有上

許多國家在20年前開始決 定減少碳排放量。然而暴風 卻越來越多,災情越來越嚴 重,一切都被科學家所料中 。一份去年5月由國際能源署 的科學家所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去年的碳排放量創下了歷史新高。但是,我們不禁要問,被眾人所批評的、哲學家Peter Singer所稱的「新奇的殺戮方式」的碳排放量,真的逐年在升高嗎?

去年6月我到Bonn去觀察氣候協商會議,驚訝地發現他們在辯論的主軸:新版本的「承諾與評議」。這項計畫最後決定由每個國家自己決定他們要怎麼行動。沒錯,你看不到任何確切的目標,

我在訪問了參與密集會商、來自世界各地的20位人士,以及我也閱讀百多頁的文件之後,發現兩大集團一北方與南方一彼此都沒有達成一個滿意的共識,所以還是圍繞在那個最基本的老問題上:該由誰負責?

美國的協商立場這幾年 一直在變,然而主要談判者 Todd Stern的意見:「我們的 確承認美國一直在排放大量 的二氧化碳,但是關於究責 或是賠償的部份,我一點也 不同意。」我相信,這會是 所有包括共和黨或是民主黨 的決策者、相信氣候變遷或 不相信氣候變遷的人士、說 客或是環保人士、等等,都 會同意的意見。美國的談判 者從來沒有輸過,而我的訪 談經驗發現,他們總是會重 複這樣的一句陳腔濫調:我 們不會為那個雖然造成傷害 一可是我們以前並不知道的 事情,負上任何的責任。

很顯然地,各方長期以來 就同意依照他們「共同但是 有差異的責任以及不同的能

這不僅僅是語意學上的詭辯而已,因為每一方對於責任的立場其實間接就是其針對以下問題的答案:誰該負責?誰該做什麼?誰擁有什麼?

南方國家堅稱他們是受害 者,因此他們在決策過程積 極發言,希望可用懲罰性和 強制性的方法,並要求北方 做出賠償,像是針對超標排 放量的全球稅或是罰金。北 方則拒絕這些指控,並堅持 若他們願意作些什麼,完全 只是因為他們有能力這麼作 ,而非他們應該這麼作。此 外,北方國家也要求決策更 有彈性,更符合成本效益, 並且要透過自願而非強制性 的機制,甚至是獎勵制度。 所以這也侍衛什麼他們會提 出像是「承諾與評議」或是 二氧化碳交易等的主張。

至於要求獎勵,而非懲罰

即使在重要性日漸下降的氣候外交領域,罪責或是無可見與外交領域,罪責不是無違類的問題似乎是不可能與不可說,因為我們的答案義是一種對於社會關係下特別是不可能。20年來北訪和學院等的條件和,像是為實際。在不可以是的學術,不是自理,與這麼樣的要求才是自理,應該做什麼,等等。

北方諸國迄今已經成功地 把自己無辜的形象制度化了(在一些南方國家的支持下), 透過京都議定書的保證「彈 性」,和碳交易,一種贏過 南方早期所提出的強制性懲 罰方案已經被確立下來了。

但是,這不表示問題就此結束。就像不斷還是有要成為不斷還是有等人。就像不斷還是有等與所之。 完養的聲音出現,只要問題沒有被完美的解決,協問題沒有被完美的解決,協問題沒有被完美的解決不動20年。這對那些在Berkeley山丘上悠遊自在的人來說是沒什麼問題的,因為這些人從來說不等於在Bulacan那些在屋頂上等待救援的難民。

> 全球勞動如何可能?

by Robert Lambert,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前ISA勞動研究委員會會長



澳洲和委內瑞拉的抗議網絡:2008年5月 在Caracas的研究。

即便在那最黑暗的年代理,我們仍然擁有期待光明的權利。我們很少從既 有的理論和觀念中得到這個光明的力量,而是往往從不確定與動盪之中發 現一絲幽微曙光,並點燃人們生命的希望,照亮整個時代。

---- Hannah Arendt, 黑暗時代群像

₽們正處於一個多重危機 ▼ 的年代裡(氣候、金融 、工作), Edward Webster、 Pun Ngai · Enrique de la Garza (Global Dialogue, 1.5, July 2011)等人的討論圍繞在一個 重要的議題上,那就是:我 們有可能抵擋住來自全球資 本家、金融、制度、和國家 的力量, 進而想出解決眼前 這個迫近的人類危機嗎?全 球勞動有可能扮演起動員社 會的角色,去建立起一種新 的人與自然的關係, 重塑金 融體系,規範全球資本,進 而重新建立一個更正義的社 會?全球勞工運動有可能挑 戰新自由主義嗎?

上述三人都對這些眼前的困境和議題做出了貢獻。

潘毅以一個很精煉的概念 來描述中國:世界的工廠。 並指出這是新工人階級的全 球夢靨。戶口制度讓農民工 在城市裡工作卻無法在城市 裡生活,所以是「半個工人」。這些在城市裡的「流浪 者」遍布中國,改變了都市 地景。最後,她提及了這樣 的曖昧身份和剝削制度如何 導致集體反抗的增加。

然而,上述這些概念還 是只停留在純理論的層次上 ,缺乏對於世界勞動不平等 發展的具體分析,像是對能 動性、政治、運動或是行動的評估。所以我在這篇簡短的回覆文章中僅提出簡單的問題,希望超越學院緩慢的步伐,進而建構Webster的團結概念。

>能動性

這裡我們必須對舊的勞動世 界主義和新的勞動世界主義 做出區別。前者主要是官僚 體系,後者則是以抗爭為導 向的運動者。唯有運動者才 能帶來改變,解放人類,即 使代價很大。相較之下,對 於一些人來說,全球勞動不 過代表著工作機會、職業、 或是中產階級的依靠。當全 球南方繼續產生許多運動者 的時候,在北方那些不滿金 融危機的人們同樣可以產生 類似的運動者。葛蘭西所謂 的「意志上的樂觀主義」挑 戰了學院,要其和這股力量 一起動起來。他不僅是歷史 學家,還是學院和運動之間 來回穿梭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是不是過度聚焦在全球 金融危機的掠奪和霸佔呢? 我們又對於摧毀這個純粹的 市場邏輯有多麽地堅定呢? 想想我麼有多少選擇,其實 提供了我們對於能動性有更 多的想像, 進而作為一股批 判的能量,改變政治現狀。

>政治

 是同等重要的。

在某個程度上,或許有 些矛盾,但我還是希望政治 重回全球南方,並奠基在各 國的勞動運動上,像是巴西 的CUT、阿根廷的CTA、南 非的COSATU、印度的CITU 和韓國的KCTU。上述組織 再過去20多年間都累積了豐 富的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經驗 。因為這些力量透過SIGTUR (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 而團結起來,已經讓大家知 道我們要為何而戰,而不僅 僅是要反對某個特地對象而 已。SIGTUR才在初始階段, 正在辯論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具體替代方案,不論短程、 中程、長程都有其必要。這 些其實都源自於馬克思的理 論,他關於資本積累、剝削 等的看法,另外加上Polanyi 對於市場、社會、商品的分 析。若全球勞動在南方可以 形成新的政治氣候的話,這 將會對正在經歷危機的北方 帶來莫大的鼓舞。社運和新 政治是這個轉向的基礎。

> 邁向新全球化運動(新的團結)?

David Harvey提出了一種新社 會運動的觀念,認為其是由 異議者、被剝削者、異化者 所組成的。這是個很有去的 觀點。在全球勞工會(Global Union; UNI)於7月在巴黎的 國際大會上,法國總工會 (French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CGT)惋惜地說到全 球勞工運動無法結合西班牙 的年輕indignados和希臘的 aganaktismenoi (outraged),以 及阿拉伯之春的年輕運動者 ,因為如此追求民主的運動 必須延續下去,並且對抗新 自由主義全球化。契機其實 就在那邊了,但是勞工運動

並沒能掌握到。制度化的全球勞工運動總是在五星級飯店裡面開會,看起來並不想要發起任何社會運動。所以可見內部並沒有協調好,而我希望南方可以扮演起關鍵的角色。

> 全球集體行動

> 自我探索: 以色列草根公民社會

by Devorah Kalekin-Fishman, University of Haifa, 以色列, 前ISA出版副會長、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編輯



夏天,抗議市場化的運動

拉伯之春發生時,正值以色列的 夏季,而持續兩個月的示威活動 驚動了以色列向來自滿的右翼執政聯盟,這些人總共佔以色列國會人數的3分 之2。

這年夏天,以色列的人民彼此敞開心

房,承認要好好和睦相處一如此簡單的要求一卻是如此困難達成。他們發現,同志情誼僅僅在軍隊裡面才看得見。直到9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鼓勵示威者的活動,而這是一個多麼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證明以色列的確是一個民主國家呢

! 街頭上不論是男人或女人、阿拉伯或 猶太人、中產階級或是下層階級,他們 的訴求都是希望有一個公平的重分配機 制以及政治改革。抗議活動包括了來自 各個年齡的公民,而到了第4天,9月3 日,人數總共有43萬之多,簡百難以想 像!這是總人口的7%,超過30萬人來 自Tel Aviv、5萬人是來Haifa的阿拉伯 或猶太人、數以千計各城市的居民、以 及約數百人來自於阿拉伯村落。抗議活 動的組織者表明拒絕為任何政黨站台或 背書,也因此參與人數可以始終維持那 麼多人。此外,他們也組成了學術委員 會,向政府發要求更廣泛的工作機會、 更適宜的居住環境、以及健康與教育政 策。政府也組成委員會去研究在既有的 預算限制下執行這些政策的可能性。在 抗議的高峰期過後,活動開啟了千人的 圓桌論壇,共同研究、分析問題,試圖 跟政府提出解決方案。抗議活動期間如 此強大的運動能量,最後轉變為持續不 懈的草根運動。

而隨著High Holy Days的接近,政府決定淨空街頭。大家也開始注意到了那些住在帳篷的抗議人士;中產階級抗議者則轉進由那些真正的無殼蝸牛(符合資格去申請公共住宅的人)的活動。對他們來說,帳篷在還沒成為抗議活動的過夜方式之前,已經是取代住在走道、一家人擠在一起的一種很好得替代方案了。

無殼蝸牛的困境完全是因為過去30年來右翼政府政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從1977年起,政府就有系統地刪減福利制度、實施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執政聯盟不斷以安全考量作為威脅,宣傳

只有紀律和服從才是追求國家整體福祉 的唯一道路的意識形態。由非政府組織 向來不斷爭取的人權議題始終被忽視, 除非只有在法院的補償案例或是在還沒 被右翼政府廢除之前,才有可能被看見

由數百個團體集結而形成的公民社會的確會讓人大吃一驚。這一切都由一位叫做Itzik的人所開始的。他發現,以色列重要的民生必需品:乳酪,其價格居然遠遠貴於歐美,因此在臉書上號召消費者抗議,也成為了後來這個中產階級社運的預演。抗議者從7月開始,這時也是Dafna Leef開始進駐帳篷的時候,她是因為付不起租金而抗議,於是後來陸續有數百人開始響應。

> 社會學 在這個不平等的世 界中應該扮演什麼角 色?

by Piotr Sztompka, University of Krakow, 波蘭, 前ISA會長

約莫10年前,2002年 在Brisbane舉行的 ISA世界大會上, 我以非 常政治不正確的訴求贏得 了會長的選舉,那就是「 追求卓越而非平衡」(Excellence rather than balance)。而現在這個口號 則是相當貼切。為什麼? 因為在2010年於Gothenburg舉辦的世界大會上, Michael Burawoy以壓倒性 的勝利當選會長, 並把革 命的熱情注入了ISA;他 訴求另類、在地的社會學 , 並指出西方學界在方法 與理論上的壓迫本質,以 及所謂的英語帝國主義。 我們並不同意,論點已經 刊登在Contemporary Sociology (July 2011, pp.388-404)。不過,這篇文章似 平也造成了不少誤會,我 也被莫名地貼上「最後的

實證主義者」、或是「美國的盲從信徒」等標籤。因此在這我想要再次重申我的論點,以盡可能清楚的方式,歸納為10點論綱。Michael也慷慨地讓我在全球對話中有發言的機會,這真的要謝謝他。

第二:讓我把一個著名的格言顛倒一下:在改變這

個社會之前,重點是要先 理解這個社會。還是一樣 ,包括我在内的許多社會 學家都是支持改革的,可 是這不代表我們的志向就 要被道德化、佈道、或是 意識形態宣言的方式去理 解。恰好相反,唯有在發 現了社會運作規律的機制 之後,特別是那些造成社 會不平等的機制,我們的 改革行動才得以可能。馬 克思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是 在圖書館裡,而不是街頭 。而且他之所以是一位偉 大的社會科學家,從來就 不是因為他的共產主義宣 言,而是資本論。

第三:世界上有很多社會 ,但社會學只有一個。雖 然世界各地的樣貌會因為 文明、文化、社會而有不 同,但是社會生活的規律 和機制是對所有人類的族 群都具有普遍的解釋力的。而且因為全球化,除了不平等之外(北方vs南方、核心vs邊陲、種族、性別、階級等),其他現象都漸漸趨同了。

 會學作品就是在非西方的 國家裡寫出來的。重要的 是這些理論都是有標準的 方法,且對一般化的理論 有所貢獻。我們看不到什 麼替代性或是在地的理論 ,可是這些作品都極具水 準。

第七:在現今全球化 的世界中,那些想要建立 國家/民族社會學的呼籲 沒什麼太大的意義。不同 的國家並不一定代表他們 的社會學就應該也不相同 。國家/民族在此的意義 是在於不同國家有不的制 度、代表性人物、以及研 究重點。一旦這些研究想 要被稱為社會學,那麼必 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 ,對普遍化的理論有所貢 獻。未來,包括ISA本身 ,國家社會學的角色將會 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研 究社群或網絡(像是RCs. TGs, or WGs) •

第九:我們並不相信 :研究者的處境狀態可以 提供我們認識論上的益處 。揭露不平等的規則與機 制不是局內人所獨享的功 勞。科學的正當性唯一來 源是科學本身結果的好壞 ,而不是研究者的社會位 置。 第十:價值判斷和意 識形態偏見很難避免,甚 至是在選擇問題、決定主 題的階段,是可以被允許 的;但是,在結論和呈現 資料的時候,要絕對避免 。像是Gunnar Myrdal建議 的:所有的價值都應該開 誠布公拿出來辯論,這也 是我要寫這10個論點的理 由。

> 卓越與平衡:

護社會學變得 更有意義

by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國家學會副會長

「SA於2009年台灣舉 上辦國家會員會議, 之後將論文集結發表 ,總共3冊。Piotr Sztompka在為此寫了一 篇書評,之後在這期 全球對話又發表了一 篇相關的文章。他的 評論發表在Contemporary Sociology上, 該次會議的籌辦人、 同時也是當時國家學 會副會長的Michael Burawoy也寫了一篇回 應。會議主題是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而下一次 2014年在日本横濱的 世界大會也將採用這 個主題。

我的意見正好和Sztompka相反,我並不 從ISA創立以來, 會長都一直由是歐洲 (10人)和美國(5人)壟 斷的局面,唯二的例 外是巴西的Fernando Cardoso (1982-1986)和 印度的T.K. Oommen from (1990-1994)。而 這期(2010-2014)各個 研究委員會的會長也 都是一面倒地來自全 球北方。Sztompka對 此可能會認為是卓越 勝過於平衡。Raewyn Connell則會認為,這 種由北方生產理論、 南方收集經驗證據的 全球分工,正是社會 科學「核心宰制」與 「邊陲附庸」的體現 。其他因素也有影響 ,像是北方所生產出 的知識向來就比較容 易被傳播出去,因為 研究所的集中、或是 語言的易取得性。

ISA的規章中載明: 本組織的目標是不論 學派、方法、意識形 態、意見的差異,要 代表世界各地的社會 學家,並增進社會學 知識的瞭解。在這點 上,其和Sztompka所 謂的「多元社會的單 一社會學」與「標準 化的社會研究和理論 概念有所牴觸。在 特殊脈絡下所生產出 的理解並不能被預設 成具有普世的適用性 , 特別是若這個脈絡 所指涉正是全球北方 的時候。

長期以來ISA就一直積極地去實現其目標。一個很好得例子是:之前的會長Im-manuel Wallerstein就在1998年第14屆世界大

會之前舉辦了10個地 方性會議,聚焦從區 域的觀點去討論全球 社會學的情況。而在 平衡ISA決策機制結構 這點上,有一個很大 的成就是印度的Sujata Patel被選為2002年國 家學會副會長。這也 改變了規章,讓國家 學會和研究委員會一 樣,在每四年舉辦一 次的世界大會之間要 舉辦一次國家學會大 會。第一次是2005年 在美國的Miami,會 議成果發表在由Sujata Patel (2010)所編的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理論和方法會各自 有百家爭鳴的情況, 而世界觀(可能來自同 一個理論或方法)也是 如此。有些時候是原 住民社會學、性別理 論、人道自由主義。 原住民社會學可以意 味著一個國家內的地 方脈絡,或是跨國的 區域(如全球南方), 或是你怎麽從你的身 份位置上去觀看事物(立場理論),像是性別 、階級、種族、年齡 等。社會學得挑戰將 會是如何在同一個屋 簷(社會學和ISA)下去 容納這些差異,因為 若人們覺得他們的聲

音不再被聽見,他們就會出走。所以,有問人,有問人,有問人,有可能容納得下那麼麼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可能。 他們的聲音都被聽見嗎?

>「病人拒絕就醫」或是「為社會學辯護」?

by Nikita Pokrovsky, State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ists, 俄國、執行委員

在我數年致力於專業社 會學和國際社會學之 後,深深感覺到社會學的 未來充滿危機。社會學的 命運變得更加不確定,專 業性也變得脆弱。我會把 我這部份的感覺和直覺以 理性分析的方式表達在這 篇文章中。我時常問自己 下列這些問題「我們真的 需要為社會學辯護嗎?」 、「敵人在哪?」、「 何是現在?」,以及其與 我的國家俄國或是世界有 關的面相。我不是悲觀主 義者,但是現在的我不得 不是。我認為,社會學同 時面臨來自外部與內部的 雙重威脅。

> 外部的威脅

所謂的外部威脅主要只有 一個。直接說來,就是當 今的社會學正快速地失去 其影響力和威信。不論是 掌權者(國家或企業)或是大 眾都不再對社會學的理性 分析感到興趣。反而倒是 各種非理性的論述大行其 道。這些舊的或新的思維 來自宗教、神話、意識形 態、盲從等,而且普遍存 在於社會中。這些力量毫 不費力地把理性拋在一旁 ,這個現象甚至發生在社 會科學裡面。如此以來, 理性與專業的社會學就逐 漸式微了。在我看來,社 會學的力量和能力是建立 在理性的基礎上,社會學

> 內部的威脅

有來自外部的危險,那有 内部的威脅也就不稀奇了 。因為許多社會學家和社 會學社群察覺到他們所扮 演的公共社會角色正逐漸 褪色,所以決定要把社會 學轉變成一股社會力量, 像是社會運動一般想要把 世界變得更美好。這個觀 點下的社會學,學術志業 變成只是背景,而社會學 的公共服務才是重點。 社會學只是詮釋這個世界 ;但重點在於改變」。這 句改自馬克思的名言正是 那些想要改變世界的社會 學家的座右銘。對這樣的 社會學來說,行動先於知 識。我們同意這樣看法嗎 ?我不同意。理由很簡單 ,從1917年之後的俄國史 中,我們很清楚瞭解到什 麼叫做實踐先於理解。

> 我們(不)應 該做什麼

我相信社會學家的位置不 是在他們穿著科學白袍時 卻去在意公共政治的障礙 。的確,社會學在任何時 間都有可能為公共理念而 成為鬥士,可是這將會剝 奪掉社會學作為科學的代 表權。我們不應該預設會 學家非得要去治療(和診斷 不同)社會。我們有很多其 他機構制度已經在做這些 事情,像是國家、政府、 組織、社運、媒體、公共 意見等。任何對於臨床過 程有所瞭解的人都會知道 診斷的重要性,而且治療 完全依賴於診斷的精確性 和正確性。診斷不可以和 治療混在一起,這兩著屬 於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 沒錯,我們是應該為這個 世界的改變貢獻些什麼, 不過是要建立在客觀的專 業知識上,透過教育和媒 體,去讓社會更認識什麼 是社會學,這正式社會學 的公共任務。我們不應該 讓盲從領導盲從。

所以我非常支持Piotr Sztompka為社會學所提出的辯護。.社會學對於他和我來說都是要首先致力於專業的傑出成就上,而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學術

依賴體系

by Fernanda Beigel,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 ficas y T cnica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Mendoza, 阿根廷

Miotr Sztompka不但把 「社會學的社會學」 當做虛假意識形態,還在 社會學內部建立了一種學 術依賴體系,知識帝國主 義,以及知識殖民主義。 這樣的依賴體系中各個組 成部分被毫不批判地被混 合在一起,被自然化和強 **迫丟棄(2011: 389)。除了** Sztompka在描述邊陲學者 時不尊敬的語言,我想說 的是,科學的批判研究有 很長期的歷史,20世紀在 北方都有出現了,那時科 學,特別是社會科學,是 在冷戰期孕育的。現今學 術依賴體系有幾個不同的 面向,並且對於Sztompka (2010: 22)來說就是當代 社會學的典範:「多元實 用主義學科」。

作為研究領域,學術依賴體系這個概念是從科學的社會研究、批判知識論、以及高等教育的比較分析中而來。它包括了不平等的知識生產及流通系統的歷史中而來。這個結構涵蓋了制度、物質、象徵

的過程,這些過程彼此相 互關聯,並且建立了許多 不同的學術路徑。在邊陲 國家,它的形成是民族或 是地區對於全球化的一種 歷史回應,特別是當國家 在科學發展和高等教育中 扮演多重的角色時,更是 如此。

對於科學發展和國外 援助之間的關係、出版和 稀少資源、學科之間學術 聲望的不平等,不同知識 的能力和學術流動,等等 主題的研究,其實不少。 在這些領域裡面我們會發 現知識的依賴關係,歐洲 中心主義,以及知識殖民 主義。此外這些研究也批 判地結合了依賴分析和拉 美結構主義一兩種關心政 經關係的領域。1970年代 後半,先驅者如Edward Shils, Joseph Ben David和 Philip Altbach找出了某些 特定的因素使得學術場 域的宰制成為可能。在 1988年, Frederick Gareau 在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說明了西方的社會科學如

何只少少地參考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個案便建構了普世性的真理,這不免令人懷疑這種真理的客觀性。他在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裡面指出98.1%的作者都來自與北美或歐洲國家,這裡所謂的歐洲大多數還是英國、法國、德國的作者而已。

最近的研究則指出, 所謂的社會學得「普世標 準 或是「好的理論」 是被國際間的出版體系 所建構和合理化的,這這 個系統不過就是1950年代 Eugene Garfield所開始的 。幾十年下來,社會科學 引用索引(SSCI)已經被美 國和歐洲的期刊所壟斷。 學術聲望過度集中,而且 學術階層體系儼然定型。 邊陲國家的知識在核心國 家裡面完成並出版。在拉 美、亞洲、歐洲,儘管科 學研究的量有所增加,但 是SSCI總量還是不到20% (Beigel, 2011), 學術自主 性的建立變成了複雜又困 難的一種遊戲,美國或法

國的社會學從不認為這有 什麼問題,因為一切本來 就是那麼理所當然。

世界社會科學報告 (UNESCO, 2010)指出,那 些制度環境、翻譯能力、 以及物質資源的不等對於 學術界來說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合作型的研究始終 還是集中在北方,只有 極少數是南方來的(2010: 146)。Heilbron也曾經說 過,核心國學術界的象徵 資源以及英文寫作的流通 能力無遠弗界,其他語言 (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阿拉伯語、俄語等)差可 比擬。後面這些語言的「 外銷」能力很差,幾乎算 是沒能力,這是因為他們 對於那些核心的期刊沒有 什麼機會可以接觸對話。 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邊陲 國家自己的學術產量會集 中、增加,可是卻沒什麼 機會與核心接軌。特別是 那些屬於邊陲中的核心國 家,其實已經是南方區域 的領導者了,可是要稱為 「全球社會學」,仍然差 一大截(Beigel, 2010)。

至於對於克服學術依賴結構的看法,仍然莫衷 一是。從學者個個人角度 而言,若透過留學並以英 文發表這個模式來看,無 疑對於職業發展是一條阻 力最小的路。不過這對於 自然科學來說更是一條邁 向成功的真理之路。可是 ,這條累積學術資本的個 人路徑並不保證邊陲國家 的科學發展會有比較好得 機會。

最後,對於西方社會 學和本土社會學之間的 緊張關係一也就是被Sztompka所化約成兩種價值 觀的選擇問題,我有一些 話想說。社會學在所謂的 邊陲國家裡面從來就不是 什麼新鮮事, 他們本來就 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和反對 的立場,這也是本土知識 中的一個重要辯論。相同 地,過度簡化的二分法並 沒有辦法辨認出那些批判 概念的樣貌,而這些批判 概念其實正式隨著西方社 會學一起傳播出來的。有 一點必須記住,那就是無 論在西方還是非西方,社 會學永遠是個複數。

References

Beigel, F. (2010) "Social Sciences in Chile (1957-1973). A laboratory for an autonomous process of academia-building." Pp.183-212 in 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ructural Reality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edited by S. F. Alatas and K. Sinha-Kerkoff. New Delhi: Manohar.

Beigel, F. (2011) "Científicos Calibanes. Las ciencias sociales latinoamericanas en la encrucijada del sistema académico mundial". Valparaíso, IV Congreso Chileno de Sociología.

Gareau, F. (1988) "Another type of third world dependency: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2): 171-178. Sztompka, P. (2010) "One Sociology or many?" Pp.21-28 in 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edited by S. Patel. London: SAGE. Sztompka, P. (2011) "Another Sociological Utopi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4): 388-396. UNESCO. (2010)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不平等世界中的 社會學

by Helga Nowotn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Chair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University of Vienna, 澳洲,ISA終身會員

2 0世紀充滿了不平等,但是在看了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之間的辯論之後,我發現我們好像擁有更多的知識與科學資源。讓我用下面3點來回答。

1.全球科學及其不 平等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 特別是社會學,已經被挑 戰要去反省自身的觀點, 關於什麼是人,什麼是科 學與人互動的處境,等等 。接著也衍生出許多重要的問題,像是STS研究中的社會與自然的共同再生產,從全球性公民身份(或許是烏托邦來關照)資訊、知識、教育、民主等的不平等機會。

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是教 育機會不平等、科學研究 資源與機構不平等分佈的 反面。大量的科學研究發 表都來自於北方,特別是 那些著名的研究大學、機 構。同時,隨著STEM(科 學、科技、工程、醫學)所 為主要的受惠學科,以及 當中國、印度、巴西快速 地增加他們的參與,整個 圖像就起了變化。面對新 的社會問題,像是氣候變 遷和基本教義派,對政策 制訂者來說,社會學仍未 沒落。當大家普遍認為創 新不過是對未來的集體賭 注,科技的創新將會需要 更多的社會創新。

2.想像的真實烏托

邦和替代性知識

不入,特別是在北美、大學、或是其他的模仿者, 學科的邊界受到越來越多 的管理。

3.從學科和國族疆 界將社會學解放

 以持續,以及為什麼會產 生發展另類知識的動力。

這也是為什麼歐洲在地 化(Dipesh Chakrabarty) 或 是「另類知識是可能的」 (De Sousa Santos, 2007)呼籲 要超越北方的認識論和重 新建構認識論的多樣性。 如此的真實知識烏托邦才 有可能,因為其想像結合 了另類的知識,像是人性 尊嚴,集體正義,以及期 待的能力(Arjun Appadurai) 。或許也因為它包含了從 屬者運動並且拒絕將其烏 托邦拖入相對主義的陷阱 , 所以得以可能。他們必 須和既存的知識生產體系 交手。這是進行中的快速 轉變,並透由科技所提供 大量的全球教育機會,打 破知識的壟斷,共同生產 知識。可是我只有跟Royal Soceity (2011) 一樣的悲觀結 論:「英文仍然持續地勢 主宰性的研究語言,而且 世界各地都在慢慢地接受 並採用它了。」

References

Aboagora (2011) http://www.aboagora.fi/

Allenby, Braden R. and Sarewitz, D. (2011) The Techno-Human Con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Chakrabarty, D. (2007)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 Sousa Santos, B., ed. (2007) 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 Beyond Northern Epistemologies. London-New York: Verso.

Nowotny, H. (2010) "Out of science – out of sync?" Pp.319-322 in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Paris: UNESCO.

Nowotny, H. (2006) "The Potential of Transdisciplinarity", http://www.interdisciplines.org/

Nowotny, H., P. Scott, and M. Gibbons.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Oxford: Polity Press. Pollock, S. (2008) "Disciplines, Areas, Postdisciplin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isbon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Bologna Process.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Royal Society (2011) Knowledge, Networks and Nations: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yal Society.

> 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和平

by Alice Szczepanikova,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am Main, 德國



車臣仍飽受戰火無情的摧毀.

Luba Vladovskaja到她位 於維也納陰暗又寒冷 的公寓中。她在躲在車臣 首都Grozny的地窖和防空 動數日之後,要兒子為他 找一間有大片窗戶的房子 。她曾經擁有過一片大。 戶,不過庭院很骯髒,窗 框也破掉,導致很乾燥, 並且讓地板更佳冰冷。她 和她的兒子與先生一起住 在這間兩房的公寓中,之 後在2008年被迫搬離車臣 後在2008年被迫搬離車臣 養住進奧地利的異 營裡。而她的兩個兒子逃 走了,原因是為了避免非 法的拘捕與刑求。這 電 事告訴了我們,車臣戰爭 的結束並不代表和平就此 來臨,歐洲的難民營也不 能保證安全無虞及免於恐 懼。

俄國和車臣的戰爭已經開 打已經17年了,而第二次 戰爭也12年了。2002年, Putin宣布戰爭結束,而接 下來的2年,許多俄國公 民,多數是車臣人,開始 到歐洲尋求庇護。奧地利 接納了最多人。俄國人仍 然是歐洲難民的大宗。儘管拒絕率越來越高,他們還是不斷前仆後繼地前往 避難。

在2000年,俄國政府有支 持莫斯科的車臣政治人物 ,因此被稱為衝突的「車 臣化」。他們開始實行反 恐怖主義的政策。由於莫 科科的支持, 重臣人逐漸 擁有更多的空間去影響政 府施政。所以車臣雖然是 俄國聯邦的一員,但是他 們確有自己的系統、制度 ,特別是刑法、訴訟法律 ,被用來掩蓋刑求的證據 。數百人就此被犧牲了。 而地方政府也有自己一套 偵察犯罪的模式。他們首 先找到一些嫌疑犯,然後 再去找犯罪證據將這些嫌 疑犯定罪。證據都來自於 刑求的口供而已,一點公 信力也沒有。況且法院全 都是親政府的人是所主導 , 這樣一來這些人都能很 快地升遷上去。然後所有 的罪名都是「伊斯蘭恐怖 主義份子」。

Luba的兒子Mikhail Vladovskij在歷經了兩年 牢獄之災之後,在2005年 被無罪開釋。他是以炸掉 依台載滿十兵的車子而被 起訴的。然後和他一起被 定罪的同夥,他在被拘捕 那一天才第一次見到,而 且也被刑求過。這是個典 型的個案,不過無罪釋放 卻非比尋常。Anna Politkovskaya和Natalia Estemirova兩位人權運動者(後來 都被殺害)曾經為文撰寫 這次法院判決的特殊性。 法院最後決定要再仔細看 看證據與判決。當Mikhail 慢慢復原之後,就決定要 逃離,躲避再次的無妄之 災。的確,檢察官不服, 繼續上訴。在Mikhail逃走 之後,Luba繼續幫兒子辯 護,希望可以為他被刑求 討為公道。可是從此她就 厄運臨頭了。許多持有武 器的人不斷上門騷擾,而 且還會被路過的車子開槍 射擊。於是她馬上意識到 :輪到我該挑跑了。在兩 次戰火中僥倖存活下來之 後,她逃了。這是車臣人 民挑難的標準模式。 在Luba住進新家之後,她 許多潛藏的疾病開始一一

出現了。在車戶,她根本

付不起醫療費。她花了很 多時間住在醫院裡面。但 是害怕從來沒有停過,因 為那種害怕太深了,深到 無法擺脫。現在就算聽到 電話鈴響,她的雙手還是 會不斷顫抖。她有理由恐 懼嗎?2009年, Umar Israilov,一位在奧地利難民 營的車臣青年,有一天光 天化日地就在維也納的街 道上被槍殺。他控訴俄國 政府不當刑求, 並且控告 車臣總理Ramzan Kadyrov 也是幫兇。Israilov這樣一 被槍殺後,不但目擊證人 减少了,也給車臣難民很 大的殺雞儆猴作用。車臣 難民營內瀰漫著一股不信 任,並且Kadyrov的親信 和告密者遍佈歐洲。兇手 今年被定重罪,不過背後 的指使者仍然缺乏足夠證 據定罪。Putin是Kadyrov 的主子,正準備要重返總 統大位,可預見的是車臣 的悲劇不會就此停止。

by Raquel Sosa El zag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 noma de M xico, ISA 横濱世界大會副主席



智利學生在拉美社會學會大會會場舉海報 抗議

第28屆拉美社會學大會於2011年在巴西Recife舉行,從9月6日到10日, 為期5天,共有4578人參與,9716名學生、學者、專家、老師註冊。University of Recife以及巴西其他大學的師生共同籌辦,規劃了7場主題演講,9個整合場次,25個主題,52個圓桌,以及30個工作坊。這個工作團隊是個充滿活力、行動

力、批判且令人喜愛的一批年輕人,提供了各種辯論主題,問題,研究成果, 使得這場大會是有史以來最受到熱烈迴 響的一屆。

拉美是一個對比鮮明的區域。一方面 ,墨西哥發生了5萬人死亡的慘劇,急 需司法的介入,否則可能會演變成一場 種族屠殺;海地則歷經了地震大破壞, 而重建速度緩不濟急,人民仍然水生火熱;瓜地馬拉舊的種族屠殺者正在復甦當中;宏都拉斯的新獨裁者上台統治当;古巴的經濟封鎖仍然荼毒著人民超了50年,毫無自可言;國外軍隊至今。至無自可言,國外軍隊至今。至 駐紮在古巴、哥倫比亞、波多黎各而另外的度,以彰顯我們其實是有克服知時,以彰顯我們其實是有克服, 類制度和傳統的:巴拉圭因斯的能亞、委內瑞拉、烏拉圭、巴拉圭大門, 能亞、秘魯等國的人民都開啟可希望大門, 意識到現今多個嚴重的問題,並討論 著拉丁美洲的未來何去何從。

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暴力每年奪走14萬人的性命;超過3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而8%的人則是文盲。我們也沒有讓教育機會變得均等,卻同時讓數以千計的人連生活的基本水準都無法達到。甚者,我們也對於大學越來越專門化,使得師生躲在象牙塔內無法與外在世界接軌這樣的問題束手無策。學生完全不知道政治、文化、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更違論經濟議顯了。

不過也有鼓舞人心的事情。在智利這個最早引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有一股古典自由主義運動興起捍衛公共教育的制度。烏拉圭、玻利維亞、巴西、波多黎各等國也相繼響應。許多老師學生積極發聲,表達他們的意見,要維護公共生活,並且從教育改革開始著手。從這裡,我們重拾批判的精神,並注入現在與未來的年輕世代。因此我們也在Federal University of Recife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院 (Instituto de Pesquisas



Latinoamericanas),為這的區域和社會科學做出貢獻。

這個機構由以下的人所籌組的:Ruy Mauro Marini, Octavio Ianni, Florestán Fernandes, Agustín Cueva, René Zavaleta, Eduardo Ruiz Contardo, Lucía Sala。至於 其他人,我們也由衷感謝他們挺身抵抗 恐怖主義、性別屠殺、種族主義、偏見 、以及種族屠殺。拉丁美洲的人民面對 到了各種威脅,使得他們失去尊嚴與生 命。 我們的角色就是用我們的想像力與 堅定的意志去努力建立一個由Toussaint Louverture, Hidalgo and Morelos, Bolívar, Artigas, O' Higgins and San Martín, José Martí, Benito Juárez, Sandino, Farabundo Martí, Che Guevara, Salvador Allende等人 所夢想的理想社會。「Long Live Latin American Sociology! Long live ALAS! Elízaga教授的「關鍵宣言」已經被委員 會毫無異議的通過採用。

>騷動年代的社會學:歐洲社會學會演講

by An lia Torres, Universidade T cnica de Lisboa, 歐洲社會學會會長, 2009-2011



Jennifer or the Rotation of the Flight Attendants,Carr Rouge Cie在歐洲社會學會大會的 展示。Sandro Cattacin攝 動時代」的社會關係。會議在 2011年9月7日到10日於日內瓦舉行, 主題似乎很切重要害。動亂的確常在 日常生活中上演,在2011年特別是如 此,

我將歐洲的經濟情況稱為金融戰爭。20世紀我們經歷了兩次大戰和一次

冷戰;21世紀面臨到經濟與金融的戰爭。從金融市場和信貸公司而來的壓力使我們彷彿受到軍事侵略一般,以 響每一個國家脆弱的經濟體制入, 歐元。新自由主義幾乎無同時, 以,在 國家域也因此興起了各種反抗聲 會領域也因此興起了各種反抗聲 會領域也因此興起情況匯聚成一般 之其妙的意識型態:公共資源用來幫 因其妙的意識型態: 公共支出卻要為金融危機負責。

我們是怎麼落到今日這般田地的? 這一切的危機其實早在1980年代就可 以預見端倪了。歐洲的社會學家長期 以來就一直警告這種主流政治、經濟 、金融思想的負面傷害。這三股趨勢 有時獨立、有時結合、有時存在著矛 盾。

第一股趨勢是金融和經濟。全球金融主宰了各個區域、國家的政治。20 年來跨國公司和廉價勞動力席捲整個歐洲,並在90年代帶來了分裂的危機。金融資本的威力讓政府簡直對他們來手無策。經濟蕭條和福利國家危機就是這股潮流所造成的結果。對社會學家來說,經濟剝削的毀滅性後果一點也不難想見。的確,我們正在見證這股毀滅:衝突、抗爭,甚至暴力。

第二股趨勢則是政治。歐盟的建立就是各種上述矛盾力量的代表。歐盟某種程度代表了要超越民族國家或是各種意識型態,建立規範,保障不是各種意識型態,建立規範,保障不是的場所做出的努力。此想,而是對不是對於傳統的宗教思想結果。然而是對於傳統的宗教思想結果,新自由主義大學的思想主宰了歐洲議會。公共利益等此也的發歐盟創建者的政治思想就從此不復存在。

第三股趨勢在全球的層次上連結公 民社會和政治社會議程。我們只有意 識到反對移民政策、失業、環境污染 的政治行動,卻沒有發現在公民組織 與跨國企業之間存在著極大的權力不 對等。毫無意外地,社會抗爭通常以 很憤怒的形式出現,而非有組織有規 劃地行動。這提醒了我們早期工業化 時代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危險階級。

> 歡送Devorah 歡迎Mohammed

Devorah Kalekin是國際社會學書評(ISRB)的創刊總編,最近她剛卸下職務,即將於2011年底交棒給Mohammed Bamyeh,出版副會長Jennifer Platt用email恭喜她的貢獻,並做了簡短的訪問。



Mohammed Bamyeh, ISRB的新任主編

歡送Devorah

JP: 妳要發行ISRB的理念是怎麼來的呢?

DK:這個理念是從Susan McDaniel (前任出版副會長)。她則是從美國社會學會的Contemporary Sociology那邊得到靈感。那是ASA最受歡迎的期刊之一。同時International Sociology 因為只有一年四期,所以加上書評若可以增加2期,再加上可以提供較鮮為人知的資訊的話,那是再好不過的。後來我是出版委員會的會員,於是Susan問我的意願,我就開始著手寫計畫書了。

我寫道:ISA的出版致力於發表文章之餘,也不忘要重新點燃社會學的想像。 儘管我們對於經濟全球化有所質疑,可 是社會學毫無疑問地要走向全球。社會 過程要如何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 的角度去解釋,很顯然地是去結合理論 與經驗,可是人們的活動、商品、技術 等我們早已熟悉了。這份期刊將會代表 我們對於當代社會事實的重視,也會藉 由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去支援各種服務 ,這個平台是用來收集各種資訊和資料 ,以及社會學觀點,以彌補資訊不易取 得與不對稱的困難。

整個計畫先從名稱開始著手。我原本 希望它叫做Review of Books ,因為這個 名字相當莊重(gravitas)。而其他的像是書 評、文章、訪談等主題則是隨著每期而 有所變化。這個理念是因為我對於這個 學科內部的多元性有所堅持以及想要兼 容並蓄的緣故。我的理解在於我認為編 輯的責任是確保刊物內容可以迥異於歐 美主流學界常見的內容,並且以非英語 的語言發行。文章則是希望可以從不同 的觀點去整合社會學的重要領域或潮流 。原本計畫是每期包含三篇文章:古典 、方法、以及其他社會學次領域之一。 我也很高興可以找到理由把訪問納進來 ,因為這是我很喜歡讀的部分。因為我 認為讀者讀到一篇文章時會很好奇這是 怎麼寫作出來的,所以我開創了「幕後 告白」。其他的就是很仔細的評論部分 ,大概1500個字,以縱覽的方式呈現, 而非針對特殊主題去申論。

JP:那可以請妳總結一下成果嗎? DK:雖然至今階段性任務都已達成了, 但我覺得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它提供了讀 者當今世界上社會學這門學問不論在方 法或是內容上的多元性。此外它也提供 了年輕學者的交流平台,同時讓年輕與 老一輩的學者可以發表。我另外還覺得 滿意的一點是被評論的文章和評論都來 自世界各地,甚至涵蓋學術的各個階層 。某種程度上ISRB已經跨越了語言的藩 籬,有許多文章都不是用英文撰寫的, 因為我們接收非英文的文章。

JP:什麼是妳特別想強調的呢?

DK:嗯,有蠻多點的。首先,我想謝謝所有的ISRB同仁,讓每一期的內容都非常充實精彩。訪談是另一個重點。由於種種限制,我只能去問很結構性的問題。但是訪談過的每一位社會學家都擁有很獨到的見解,而且這些見解是我們在閱讀其文章時不會知道的。他們的觀念提供了我們詮釋其作品時非常讓人驚豔角度。最後,ISRB同時刊登了新穎領域以及古典領域的文章。

JP:接受度為何?

DK: 就現在的學術政治氛圍而言,我應該要以Impact Factor來回答這個問題。但不曉得是幸運還是不幸運,Impact Factor並不是用來計算書評的。所有的文章都是邀稿,若必要的話,修改意見還是在編輯與作者間的溝通中產生。所以參考書目就顯得沒什麼意義了。所以或許我們可以看看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接受度來下判斷。很多人希望ISRB對這個指標有所貢獻沒錯,不過重要的是每一位同仁都很喜歡他,而我也相信他們是真誠的。

JP:什麼地方妳覺得有最多問題?

DK: Contemporary Sociology的主編Alan Sica告訴我說每個人都喜歡閱讀書評,可是卻沒人想要寫。這正是ISRB所面臨到的情況。主編所面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要去邀稿。辦公室固定會持續不斷地有新書名單,甚至是會有出版通知。篩選這些書,挑選適合的,這部份很有趣。篩選這些書,挑選適合的人來寫書評。像是ISA這種有60個研究委員會的組織其實是不難去找到適合的人來寫書評。不過閱讀書評的意願和寫評論的意願真的是兩回事。很顯然這問題可以被解決,只是依然有點困

擾就是了。

其他的問題則和內容有關,而且我決我 這部份自己沒有處理得很令人滿意。我 原本計畫是規律地去納進各式的視覺化 的社會學作品。若是如此,那應該是範 圍和數量都有穩定成長。但是在我任內 ,我只有收錄進少量的紀錄片或是影片 的內容而已。

JP:妳有什麼話想對下一任主編說的嗎?

DK:這些話除了告訴我之外,也提供給你參考,就是ISRB的創刊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不過我沒有膽怯!我覺得很榮幸可以擔任這個職務,並希望Mohammed Bamyeh可以做得更成功!

歡迎Mohammed

Mohammed Bamyeh是ISRB的新主編,同時也是美國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社會學教授。他長年將心力放在伊斯蘭議題的研究和教學上,此外也專精於政治社會學、比較研究和政治理論。更多的細節請至:www.sociology.pitt.edu/faculty/index.php?q=mohammed-bamyeh/view.

他非常期待可以延續Devorah Kalekin的 腳步,並繼續茁壯ISRB的獨特精神。他希望可以邀請大家針對較為罕見的社會學領域投稿。並歡迎非英語的文稿件或是國際間不易取得的訊息。聯絡方式:mab205@pitt.edu